

南涯先生文集

全

南涯先生文集

氣血水辨

予頃讀或辨氣血水說。嘆其未審於事實也。其說曰。不論氣與水。血隨證治之。在驅其毒而已。夫證者在彼。不以法論之。不得知為何證。證者。證據之證。顯以知隱也。自是而言曰。證。由病云曰應。應與證。非病本。察之有法。陰陽以分形狀。此之謂規矩。扁鵲曰。聽病之陽。論得其陰。聽病之陰。論得其陽。陰陽之分。天道事物莫不有此分。立陰陽推病證。以知其本。是醫之常法也。氣陽而無形也。水與血。陰而有形也。陰者偶。而陽者奇也。陽病者有氣動。水血之證也。陰病

者有水血塞氣之證也。陰陽之辨以推諸證。則氣與水血自在其中也。先人雖說萬病一毒。至辨其藥能。附子曰逐水。求曰利水。蟲蟲水蛭曰治血證。見其端也。夫氣與水血。雖身體之常物。偏皆為害。為害故名曰毒。毒也者傷害物之謂也。我知為其毒。不知所以毒也。其所毒之名雖異。至毒於我。則一也。是以謂之一毒矣。夫一毒之言。示治病一於攻而無所謂補益也。豈為治法乎。夫醫之治病。苟有其證。則處其方。不加私意。從仲景之遺訓。此之謂則。雖然病之於變。異症同病。異病同症。諸證難出。有如古人所書者。甚稀矣。方此之時。以陰陽辨氣與水血。推假知此。定其治方。此之謂法。太陽篇壞病不舉其證。則曰隨症治之。無證則莫所以論

之體也。少陽壞病舉其證。則曰以法治之。雖有病證以法不論。本末難明也。臣不知其法。徒治其標。不能治其本。不異於小兒捕影也。楚有一將。學兵法。聞鴻雁亂行。則有伏兵。而引軍入山。猪鹿自深谷出走。軍中不知有伏兵。是學證而不知義也。雖有病證。不論其義。治之無法。雖曰萬病一毒。然非一藥所能治也。若有熱氣。則用逐氣之藥。若有瘀血。則用敗血之藥。若有宿水。則用逐水之藥。雖水血固在體中矣。必其應見於大表。故病各成其形態。其情貌不可誣也。凡水之為病。發汗或利小便不利。或吐下水。則其諸證罷。故知其為水也。血之為病。吐血下血或腫脹。或經閉漏下。其諸證現出。故知其為血也。氣之為病。有其狀而無其形。氣發散則其證盡退。故知其為氣也。其無徵於前

者。必有徵於後。非空理也。非胸臆也。人如靜察。必見予言
必有實也。或不辨氣與水血。曰驅其一毒則病愈。譬如某
家有災。不辨水火之為難。曰除災則家安寧。而洪水漲不
防水。猛火熾不滅火也。何得除其災哉。其水火所為。必也
有幾。救水災無他。因而疏之。救火災無他。從而滅之。幾有
証也。水火者物也。魚有其機。未辨其物。則除災無由。雖有
病證。不察其物。何法克去之哉。三物不可不辨也。或曰水
血本一者也。故云汗者血之餘也。汗辨水液之赤水也。曰
豈血非水哉。是可謂理屈矣。夫血本為水。然水自水。血自
血。不可混淆。水也者。乾則無色。血也者。魚乾有色。若欲蕩
除血。則不以生姜汁。其血不除。物各有分。事各有宜。血塊
用甘遂。水腫用桔梗。豈可獲治効乎。或引證曰。麻黃湯桂

枝湯。雖非治衄方。服之衄即愈。小柴胡湯。雖非治血之方。
服之經水來。皆隨其症而不拘其血。是仲景之法也。此不
知論證之法也。衄者血不為主。氣逐血之症。故瀉必湯主
治衄。方皆逐氣藥也。桂枝麻黃湯。衄非主症。故服麻黃湯。
發汗則衄自止。小柴胡湯症。寒熱主而經水客也。故曰適
斷。曰熱入血室。主者皆去客者當散。古今醫治所崇也。噫
讀書之何粗邪。又言有冰毒而不治其冰也。徵以下利腹
脹滿身體疼痛者。與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嗟乎其
論證何其與古法相反。示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逆氣
外行也。裏氣逆者。四逆湯主之。四逆湯症罷。而身疼痛者。
逆氣復外行未解也。桂枝湯主之。大汗出者。水脫出之症。
脈洪大者。氣盛之候。皆氣之變病。而治方皆逐氣之藥也。

豈得為水毒邪。又曰毒竭則邪氣及畜水瘀血。反其正也。可謂妄說矣。一旦苟為邪氣矣。為畜水矣。為瘀血矣。則其邪痞畜有去而氣及水血。何能獨反其正邪。所謂反其正云者。身體所循環之新物明矣。抑斷非邪。瘀畜之旧物也。又曰桂枝湯證固為解表方。且其證悉表候。豈有腹候乎。蓋上衝者其變在腹。所徵者其此乎。然若上衝者下後變症。以其氣不能外行。現此變症。乃桂枝湯劇症為氣逆上行表不解之候。非裏有病也。頭痛發熱惡寒。或身體疼痛者。其氣外行。故不上衝也。夫不上衝則不足以徵也。其以乾嘔為微子。乾嘔在胸為客症也。頭痛惡寒者。其在表之明徵也。桂枝湯疼痛在身。身也者表位也。然誤以身體也。身體者裏症。附子證也。桂枝湯無胸腹拘攣之症。

而宜作案

然以為微。麻黃湯證無惡寒及身體疼痛。然以為微。皆私說非至法言也。孔子曰非法言不敢道。先人之所慎也。夫傷寒論者。其實是載紀之綱之。故其證有無以辨劇易。而前後以明異症。順逆同症。皆法之所存耳。不可以忽焉。譬如桂枝湯症。惡寒而無喘也。麻黃湯症喘而不惡寒也。桂枝湯身疼痛則不發熱。麻黃湯必發熱。若二方症相合。發熱惡寒身疼痛。則大青龍湯主之。此其症有無也。以辨其病異。頭痛而乾嘔者。桂枝湯症。乾嘔而頭痛者。吳茱萸湯症。此其前後以明其主客也。大柴胡湯症。劇則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也。易則心下急。鬱鬱微煩也。此之謂劇易異症矣。桂枝湯治惡寒。附子湯又治惡寒也。此之謂順逆同症矣。仲景氏之法。其可不審乎。而或曰隨症而已。曰驅一毒

而已。曰不拘氣與水血。此不知其法也。不知其法而方是弄。豈非暗投冥行乎。

病毒所在論

問曰隨症處方古今通義。觀証不難知之以法。故曰以法救之。何謂法別病之所在與毒之所在也。何謂病之所在。動而所疾苦者是也。何謂毒之所在。不動而令苦者是也。譬之上衝者是病之所在。而其表位使氣不外泄之地。是毒之所在也。觀證以審病之所在。審病之所在。而察毒之所在。此謂之得法邪。

對曰否。毒與病。未審字義。故有是惑。毒之所在。即病之所在也。以其所疾苦者為病。以其令疾苦者為毒耳。譬則濁

水焉。濁者病也。令濁者毒也。其物者土也。濁之所在。莫不有土。土之所在。莫不有毒。故病之所在。毒必存焉。未嘗相離也。方礪甘草湯條曰。病逼迫十棗湯條曰。病在胸脇。赤石脂禹余糧湯條曰。毒在臍下。桔梗白散條曰。毒在胸咽。可見其病與毒所在一而不別也。有毒而不病者有之。有病而無毒者未之有也。苟有毒則雖未病。必有所異平常。以其物所起。此為病本。病本可推。治法可定。病毒終不可別也。病毒之所在。轉變者也。起於此者。進至于彼。生於彼者。又聚于此。故不曰所有。而曰所在也。此下有山有鳥鳥在山之譬敬刪之 所在不可為治本。初起可為病本矣。扁鵲曰。言病所在。聽病之陽論得其陰。聽病之陰論得其陽。以此觀之。魚所在定。方未可處也。如桂枝湯上衝。桂枝加芍藥湯腹滿時痛。是

無病症。病毒在腹中。若以所在論方。則當投治裏之方。而不爾者。是本太陽病。因下之在腹者。故以其本處方也。雖然物異則方異也。太陽病有桂枝湯。有葛根湯。有麻黃湯。有柴胡湯。有桃仁承氣湯者。此似以所在處方。而其實不然。以物異。第亦異也。於是設氣血水之說。以識其物。立煩逆虛實之別。以求其病義。而後方可處焉。雖然乎無證則義不可推。扁鵲亦莫所措治。苟有毒則必有證。雖未病者。或胸腹妨脹。或腹中有塊。或血色變。或脉狀有異者。是皆其証也。証以求其義。而後處其方。此謂隨症古之道也。

醫範

友人某忠告曰。子頃者示門人。以氣血水辨。先師之所未

言。皆萬病一毒說。可謂不孝。何不改其過。余所為變也。猷拜忠告曰。嗚呼尊信先師至矣哉。苟非猷之所及也。雖然其言異於猷之所聽。夫道者。天下之道。而非一人之道也。父未能詳悉。子詳悉之。已未能審明。人審明之。子思作中庸。廼言孔子之所未言。以發之。可謂不孝乎。史人謂猷曰。汝學吾以所學。而勿膠我言。凡模寫形容。模其所摸。失真影。吾之所以尊信秦張而學其道。以徵諸事。實有治驗也。至有其治驗。豈非秦張之言。豈可不尊信哉。方無古今。論無新舊。必期之於治驗。夫氣血水辨。非余之新說。傷寒之於論。莫不由於此。史人亦闕其端曰。附子逐水。曰水蛭治血也。臣之論病證。不以此三物。以何為規矩。三物之變。三極之道也。不可不知焉。今作醫範。示氣血水之辨。不皆萬

病一毒也。

醫範

萬病一毒。皆毒也。以毒攻毒。是醫要道。人身如春。此為常體。偏陰偏陽。此其病狀。病必害性命。是以謂毒。毒也無形。必乘有形。其證乃見。乘氣也。氣變焉。乘血也。血變焉。乘水也。水變焉。其入口者。水穀二。而化為血也。是以有三物焉。三物之精。循環則為養。停滯則為病。失其常度。或急或逆。或虛或實。諸患萌起。各異其狀。證緣物而生物。隨症而分。證者未也。物者本也。雖有見證。不介其物。何益之有。譬如望雲霓。不知晴雨也。凡論病以陰陽。古之法也。是介其大體而已。藥方未可處矣。太陽病。有桂枝湯。有葛根湯。有麻黃湯。一病而三方。所以有氣血水之辨也。其人頭痛

發熱。汗出惡風。是氣之變。而桂枝湯証也。以其發熱。知血不凝。以其汗出。知水不滯。其血凝者。雖自汗出。不得發熱。項背強。凡凡。葛根湯証是也。其水滯者。雖必發熱。不得汗出身疼。喘鳴。麻黃湯証是也。如此證備。則不辨三物。魚曰。某湯症而可也。或變症出。或見一症。長沙方中無可徵。證以何論。病以何處方。方此時。聚類推證。以分三物。辨其主客。審其所在。知其四態。謂之規矩。何曰主客。黃連阿膠湯。瓜蒂散。建中湯。同治心中煩。而其方異者。以主客異也。黃連阿膠湯。氣主而水血為客。故煩而已。建中湯。血主而氣為客。故悸而煩。悸者血也。劇則致衄。不得發熱。是其候也。瓜蒂散。水主而氣血客也。故滿而煩。滿者水也。氣不發散。必上衝。吐水則愈。是其候也。主者先見。而客者後出。是知

主客之法也。何曰所在。病位也。表裏內外是也。一身頭項背腰。此為表也。外體面目鼻口咽喉胸腹。此為裏也。內外出入之辭。以暗言心骨髓。為內位極也。外也者自內而外出也。內也者自外而內陷也。對內則表裏俱外也。內外者經也。表裏者緯也。桂枝湯治一身煩。黃連阿膠湯治心中煩。柴胡湯治胸中煩。煩者其氣一體而治方何異。以其所在異也。譬如虹之在東。則為暗候。在西則為雨兆也。何曰四態。急逆虛實是也。急者煩行而進之謂也。逆者却行而退之謂也。虛者虧而不足之謂也。實者盈而有余之謂也。心煩者。物同其所在。而治方何異。以其態異之故也。梔子豉湯證。熱氣見於外。身熱煩熱。或頭汗出。是急而心煩也。白虎湯證。熱氣伏於內。口舌乾燥。或渴。其背惡寒。是逆而

心煩也。酸棗仁湯證。表裏無熱。不得眠。是虛而心煩也。承氣湯證。表裏有熱。大便鞭。是實而心煩也。一煩之變如此。多端。萬病之變。雖難窮極。統之則不出乎三物之變也。三物之變。三極之道也。以此推證。何病不介。証也者。末也。物也者。本也。不知其本。孰能介其末。學者思諸。

臣非司命官論

有人以白川君箴臣之文示猷也者。猷也。嘗竊聞。白川君之令德。心私嚮往久矣。今乃復聞君子聽政仁民之緒餘。延及方技。予始則喜。中則疑。終則歎。夫白川君誠貞明君子也。其仁民之心。不能自己。庶幾斯民無夭札之患。臣善

△能治疾病

△不能治疾病

盡其道。則能治疾病。則民不大扎。臣不善盡其道。則不能治疾病。則民多大扎。君之所以箴焉。豈非欲使盡其道耶。予始則喜者。為是故也。君子不立毒藥必生之物也。故君之言曰。臣而自謂不司命非也。竊味君之言。大害於臣之道。不唯大害於臣之道而已。亦大害於生民予聞之。賢朋君子事莫所不通。理莫所不察。君豈有德言哉。是好事者。私託君子以述。惑人歟。予中則疑者。為是故也。既又竊謂。夫賢明君子。事莫所不通。理莫所不察。固也。抑孔子云。吾不若老農老圃。子思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由是觀之。君之不知臣。不亦宜乎。乃其意謂臣而自謂非司命官。妄投毒藥。不敢忌憚。殘人之元氣。賊人之性命。恐其害不少矣。君固不知臣。故

有此憂耳。虽然是豈足以病君子哉。適足以瞻仰其仁民之心。不能自己者矣。嗚呼。臣職也。然有道有術。臣悼其道失其術。使生民殆不免乎沈痾瘵疾者。十有余年矣。猷先人夙夜不懈。勉師古。砥志於大道。不敢用其私。於是乎。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十有餘人。先人常語之曰。後世謂臣司命者。瞽論也。先人之所以云爾者。有微意存焉。蓋聞之。君子一出言於室中。堂上盡應。堂上盡應。堂下盡應。莫堂下盡應。一國之民莫敢不應。勢便然也。况白川君令聞令望海內。具瞻其言一出。如風吹草。海外偃聽。假令吾黨小子。或信君之言。以先師之說為非至理。遂背馳多岐。臣之道術。時然闇然。將誰適從。二豎何以去膏肓。萬民何以全天年。予終則歎者。為是故也。猷不屑。繼箕裘之業。以普

日所常聞於先人。治療痼病。教授有朋。受業者數百人。蓋聞之。君子悅人之告其過。志士辨言之害乎道。令歆而默然。於君子則不恭也。於先人則不孝也。於吾黨則不忠也。予豈好辨哉。蓋先人居則曰。命非醫所司也。至道要訣莫尚焉。何則。死生者不可知者也。命者不可奈之何者也。故古人但曰。死生有命而已矣。乃以人而欲司天之命。非妄即狂。亦不思之甚。故醫學之方。不以死生為務。唯以安於命為第一義。今夫時醫。遵病人所好惡。曰。惡甘則更苦之。曰。惡苦則更甘之。執補元之劑。療攻疾之藥。過沈痼廢疾。則諉曰。此扁倉之所不能起者也。望望然去之。豈唯欺人固自欺耳。若使才良志篤者。從師聽教。思沈痼廢疾可得而治。至於命則未也。方其臨病也。死生之惑萌於心。知有

故君子不立毒
藥之劑必生
之物也

藥而不敢用之用之不能極。漸則益惑。羸則愈懼。終至於不用。於是乎。沈痼廢疾多。而民夭死者有之。昔大道陵遲。子思論性命。不得已故也。吾先人悲醫之陋習。論命以立教紀。亦不得已故也。譬諸戰。病歟也。醫將也。某兵也。善其軍謀。正其方法。率其兵以伐敵。竭力死戰。虽有良將。安能保其勝敗哉。夫勝敗在天者也。魚良將其奈命何。有越人自後而抱其兄。將殺之。其弟將射越人以救其兄。相距百步而立。非矢力不及也。非射術不精也。射之則恐併中其兄。不射則不能救。然則如之何而可。與其舍身矢哭不如射之。若有天幸與否命也。醫術精矣。病起與否命也。命者天之令也。臣豈能司之哉。如夫子孟子巖牆之說。此非類也。何則。巖牆之下必死之地也。故良医不忌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君子之行也。然孔子數經危亂之地。而心泰然者。安於命也。故曰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匡人其如予何。可以見矣。猷不屑嘗聞先人之教。不能明於大道。乃於醫事則矧得安於命也。醫而不安於命。不能施其術。不為聖人之徒。不能為良醫。假令博宏多識。其行小人。知善不敢遷。蔽美不敢揚。奢侈自私。情於救疾。論病如卜者。處藥劑似和羹。欺人自欺。不耻其耻。是不學之過也。若欲除醫害在勸其學。學而知道。敬奉天職。無欺妄之陋。其於為良醫何有。吾先人憲章扁鵲祖述長沙。不拘新故。方不問古今。必之乎有矣。期之子。有功。然其所用者。大率古方十居其八九。是以世人見以為古方家。而至其所以尚古之意。有能識之者。幾希。夫某方雖多矣。方之上者莫上於古方。亦莫善於古

方。非凡慮之所能安排。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而後。可共言也。已。後世之醫。悖其道失其術。染習之久。昏昧乖亂。其弊不可勝論也。是無他。誤認醫意也。之說。不師古訓。快其臆。斷逞其私見。有可救之病。而不能救。有可中之藥。而不能中。嗚呼。彼遭祖工而斃者。即題之而曰。非命之命也。亦可乎。醫禦世以口。世相以耳。口耳之際。誤於至重。可不恐戒哉。可慎於獨。不在干彼。豈妄讓世之貴耳乎。我謹守吾口而已。

報王江昌純書

昔日辱賜書。雅俗瑣集。以執筆無暇。不能還答。足下幸來問言。及傷寒論。予所辨之說。以有齟齬於足下之意。今

書以質問。嗟呼。篤志之至也。足下尊奉素靈李子朱之說。陰陽為經名。風寒為所感冒之邪乎。此皆胸臆而非妄言也。古人始言之。非目見之。非手摸之。何以知其然。惟空理而已。今欲窮其真。雖數解體。經脉連屬。不可得而見。況於其病形乎。為臆說也必矣。且夫太陽者其所病之地位。而皆為風寒邪。則初條立其名之後。舉風寒而不舉太陽。舉太陽而不舉風寒。則當有其理。論中不然。太陽者。用之為二字云病。風寒者。用名為字不云病也。終篇三名互舉。而脉證自異也。陰陽者。身體常有之氣。而病則偏陰偏陽。是內傷也。風寒。外氣之名。而病則陽而非陽。陰而非陰。假以為名。是外邪也。其所病之氣。與陰陽一體。順逆之狀異而已。順者為陰陽。逆者為風寒。陰陽者病之本體。而風寒者

細歧別稱也。故曰太陽病云云。名為中風。太陽病云云。名為傷寒。不曰中風病。傷寒病也。病以陰陽論其脉證。古之法也。扁鵲曰。聽病之陽。論得其陰。聽病之陰。論得其陽。又曰。陽脉下墜。陰脉上爭。可以見矣。陰陽風寒皆病狀也。非如經名臆說也。論中稱六經。皆論說之言。而叔和之語也。處治方條。終莫有六經。抵當湯條曰。太陽隨經瘀血在裏。隨字在陽經之間。太陽與經為別名。可以知矣。桂枝湯。大青龍湯。十棗湯。條曰。太陽中風。中風者。終始不離太陽狀。故曰太陽中風。治同其方也。傷寒者。陽而帶陰。離太陽狀。有陽明者。有厥陰者。治異其方。故中風冠太陽。傷寒不冠。示傷寒比中風為劇病也。來諭曰。潮汐者。從月之出入而來去者也。月行疾於日。距

度不足。或先日出。或後日入。是以潮不必朝來。汐不必夕去。足下不辨潮汐字義。論所以海水進退。是所以謬也。海水進退。隨月行。衆人所知。是非字義也。潮汐者。以朝夕於君之義。而潮汐俱進也。朝來曰潮。夕來曰汐。以海水朝宗之義。則獨曰潮也。以進退之時。則曰潮曰汐也。論中云。日晡所。則當以時云。汐熱而不然。潮也者。以潮宗之義。而非進退之謂也。以熱進退言之。則日晡所。熱亦進退也。熱。又云。熱潮熱之狀。何以別之。論曰。傷寒論云。日晡所。小有潮熱。又云。熱潮熱。已而微利。又云。熱潮熱。大便溏。是垂其病稍入胃。尚挾結胸證。或未離胸膈者。雖有潮熱。其熱未從頭項至手足。猶海潮之不及朔望。胸地尚有所乾也。此說出於胸臆。而未蹈實地也。大陷胸湯。小柴胡湯。若有潮熱。

則何有不及頭項手足乎。其不及者。此曰身熱。身熱者。身雖有熱。手足不熱。故云身熱。手足溫也。其熱不潮者。熱熱汗出。其熱潮者。雖病未離胸膈。其熱現出於一身。手足仍有熱熱之勢。故曰熱潮熱。其熱之未劇云。已而微利云。大便溏。此足下所謂胸地有所乾者也。足下以蒸蒸熱。為一身手足有熱乎。以惡熱為熱狀乎。是足下踏實地而未審熱狀之過也。凡熱氣熱越於肌表。按其肌上不熱者。此曰熱也。蒸蒸熱。熱越之熱氣如蒸也。非如潮熱。一身手足是熱者也。惡熱者。惡寒反對惡。烏路反憎也。忌也。憎熱物也。非熱狀也。陽明病篇曰。熱汗出不惡寒。惡熱。既曰熱。何再舉熱狀。大陷胸湯條曰。日晡所。小有潮熱。小當作步。字之誤也。暫時有潮熱也。為小潮熱。則小當在有。

之下。轉倒也。足下觀察。

答池口仲恕書

二月書至。知吾子近狀無恙。欣喜欣喜。吾子游余門。聽氣血水之說。疑且惑焉。頃一書生至貴地。告余廢氣血水之說。此何人耶。必非入室之徒也。夫氣血水者。人身常有之物。而毒由此形狀見矣。病由此治方定矣。辨別三物。不論其證。証有何益。扁張論以陰陽。陰陽者象也。氣血水者物也。論象則物在其中。陽病者氣進而水血動也。陰病者氣退而水血滯也。虽以陰陽分其大體。審其病證。定其治方。在辨氣血水。而知其所存在也。徒見病證。不辨其義。譬如學禮樂不知其義也。孔子曰云禮云禮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吾子翫味此語。可學其道。云先師不言而不學其所可學。孰能獲其至妙。氣血水之辨。誠出予臆者也。疑而不解則可問也。問而不審則可切磋也。抱疑守迷。非學問之道也。吾子督察。

天下轉側也。天下觀象。

答池口仲恕書

二月書至。知吾事近。故無恙。故喜。故書。吾子遊本門。聽氣
並求之說。疑在感焉。頃一有光。其地。學。今。竟。然。然。也。
說。此。何。人。耶。必。非。人。我。意。能。也。夫。是。血。水。者。人。身。常。有
之物。而。毒。由。此。而。生。是。病。由。此。而。生。方。是。是。辨。別。之。物。不
論。其。證。証。有。何。在。而。証。陽。明。陽。明。者。氣。血。水。者。
論。其。証。証。有。何。在。而。証。陽。明。陽。明。者。氣。血。水。者。
論。其。証。証。有。何。在。而。証。陽。明。陽。明。者。氣。血。水。者。
論。其。証。証。有。何。在。而。証。陽。明。陽。明。者。氣。血。水。者。

說曰陽明合病葛根湯証其鑒已極至無運動故今不見
太陽證列在次者承前條而示其意也若然則其致下利
之間太陽獨現證陽明不見證如何云以下利知為陽明
則少陽有下利下利者合病症而非陽明少陽也陽明合
病先見葛根湯症而後下利現出焉少陽合病下利初起
現出焉初起後出雖似有其別矣無其由也陽明少陽其
病雖異太陽一病也陽明合病初現太陽症而少陽合病
不現太陽症如何予謂少陽合病毒在裏故不見太陽證
證之不見以何知為太陽少陽仲景雖再出豈得知之乎
非合病無証曰太陽曰陽明曰少陽示其大體合証求其
中也今舉一二証學者泥之是餘證則必惑舉諸証則混

雜難分所以不舉症也三陽合病三陽悉病無變動之地
自有定證陽明合病少陽不病少陽合病陽明不病其不
病之地必有變動而無有定證故時舉合病証其他以病
名示大體而諸症自籠其中作者所加意也少陽合病雖
在節首云太陽則合前諸症也明矣與少陰白通湯條何
異之有若合病者太陽異病云不承前症則陽明合病亦
異病也陽明承上而少陽不承上如何凡病見一證則良醫
不能察也壞病者以汗吐下雖推其理正病者推之无由
不可奈何故腹中痛者有小建中小柴胡之二方咽痛者
甘草桔梗之兩治也合病者陽明也少陽也其病異而治
亦異也下利一症而無他症則陽明少陽孰得分之且夫
陽明合病不載節首以列在次為承前條葛根湯証則傷

寒腹中痛者何承前條而初不與小柴胡腹中痛為非
柴胡主症則下利亦非葛根主症以次推之无其証則何
得明白乎合病下利氣熾於內而逐水予始為然熟覽傷
寒論臨病試治今知其非傷寒論例熱利者云利云利下
而不云下利合病者云下利又云不下利其辭同於附子
而氣不循証非熱利之類也熱利之症熱不去利不自止
也附子下利其氣不循血水自下降氣若通則雖病不解
利自止也黃芩之下利其狀同於附子而氣鬱滯於上心
下作痞或咽中乾或口苦或目眩是所以異也合病下利
氣不循也太陽者病初起於表而氣自鬱滯無少陽陽明
病則漸轉入於裏現柴胡湯症致小便不利遂熱莫則現
承氣湯大便雖鞭無致下利之理是為轉屬病也表氣雖

熾於內不云合病也少陽也陽明也無太陽病則氣外行
順達不下利也合病者表裏有病表則閉外行順達之氣
裏則塞逆行下達之路所以致下利也陽明合病其病比
少陽氣盛而遂通達所以不下利也

離合之辨未得其本旨桂枝湯如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
此同位同物可云聯症不可云合也白虎湯有惡風吳茱
萸湯有頭痛是合而非離也吳茱萸湯症離而視之嘔者
^{吳茱萸湯}離症也頭痛者表症也嘔主而頭痛客也是裏毒劇而迄
表也主者先現而客者後出也故吳茱萸湯易症有嘔而
頭不痛者桂枝湯證先頭痛而後嘔是表邪劇而迄裏也
頭痛主而嘔客也故桂枝湯易症有頭痛而不嘔者白虎
湯惡風者以表熱未解也表先熱則不惡風也惡風者白

虎湯客証而為表候也吳茱萸湯雖有頭痛以不可以表
証也桂枝湯湯雖有乾嘔不可為裏症也夫離合者自然
也非匠之可離合者但以見一症為離也其所苦之位有
表為表症有裏為裏症表裏已定而兩見者為合也有表
裏俱病者有表病而見裏症者有裏病而見表症者欲知
此者以發病先後當分其主客也表裏俱病而表病迄裏
何以別之其病所至居氣必不通其所波及氣自通而動
搖也可以知焉

醫範

羸齋先生

先考東洞先生曰萬病唯一毒此言實為疾證之規則也然非教非術而教與術之所繇生也毒也者無形而害物之名害體故謂之病毒害病故謂之毒藥以此毒藥攻彼病毒古之法也以此毒攻彼毒故施治隨毒之所在毒者在形骸之內皮被之層覆之目不可以視之心不可以測之有毒則變常變常則作形形可以為證證者徵也符也觀證知毒之所在秦越人有言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夫證有疑似者不論則不明陰陽也順逆也內外也表裡也三物也虛實也論證之紀也是故論證知毒之所在隨所在而處方所以為萬病唯一毒也論證如之何知常而推變處方如之何在建方之極

問曰瘧難止者不拘病名隨症處方毒去而病愈其難止者方之不中也方證相對而不治者某力未達也已豈方證相對某力能達而有不治哉夫世之所謂瘧疾寒熱發作有時者而大凡有胸腹有動之證往往牡蛎龜骨之所主治也然而至其處方不拘病名唯證之隨喘急急迫或四支微腫胸腹有動者牡蛎湯惡寒特甚心下微痛臍下有動者蜀漆散胸膈滿上衝自汗出胸腹有動者柴胡桂湯若胸腹無動胸膈苦滿者小柴胡湯若小柴胡湯證而不吐雖病間也之時苦渴口咽乾燥思飲者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湯其寒熱發作有時盡迫于心胸所為故必有

心胸煩悶短氣心下微滿微痛等之狀方其發時以紫圓攻之則毒盡病治此揚嘗所歷試之大概也治方不止茲也而已

問曰瘧吐而飲食某汁共不入且其人多惡聞某臭久之四肢微冷肘上發微腫而遂死此症老婦最多又吐吐有兼眈者大凡瘧發而熱熾則吐亦從甚故與諸止吐吐某雖得稍緩然每瘧發亦如初以難奈何

飲食者養精之具而造化之所賦也其飲食與不不人力之所能為也人本可飲食不者有毒故也毒某以攻之毒盡飲食復故有道觀毒之所任病有本末故也惡聞某臭者諸病多有之某固攻毒之具不避其所好惡是攻之意也四肢微冷肘上微腫兼之諸病非證之確者吐吐有兼

蛇者凡以蛇為主者必有吐下蛇及心痛腹痛色純青等之證不知兼蛇云者何等之証或有吐而吐下蛇者是而非蛇之為主者大抵熱勢久不解胸中鬱熱則有生蛇煩悶而嘔吐不止者是故以紫圓攻其迫于心胸之毒則毒盡病治嘔吐乃止與諸止嘔吐藥雖得稍緩然每瘡發復如初者方不中也方之不中不得道也夫藥也者攻毒之具非治病之物故視毒之所在而處方是古之道也然而毒也者無形者也其見于大表斯謂之證證者徵也徵證而知其毒之所在以此之毒以解彼之毒知毒之所在者非謂知病之所在之謂也唯知此毒之解彼毒耳其所在乎其在裏乎在上乎在下乎亦我不知也徵證有道萬病唯一毒一故有極極建證明故先定主証就其主證以其極辨疑途何則有主証同而所在異者也疾醫唯救人之疾苦而已故其所疾苦是其主證也譬如患渴有白虎湯所治有九苓散所治難以辨別於是建極辨之白虎湯以煩燥引飲為極九苓散以小便不利為極然則渴而引飲煩躁者白虎湯渴而小便不利者九苓散方各有極疑途唯二建極處方何病不治斯之謂疾醫之道也

秦繆公使九方臯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繆公曰何馬也對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臯之相馬也視其機而不見貌古昔之医治疾也亦猶臯之相馬乎論症知所在以此毒解彼毒不分病名不拘病因唯證之隨故病雖同證異則方異病雖不同證

不異則方不異今世之匠師不然也見病探因辨因命名
據名處方病之奇而不名於古者無治之可據也乃望望
然去之曰是難治之疾也病名之弊莫大矣哉

天明二年七月吉益辰州

藥之性固無異能方之用固無異功其所適而治者各唯
一也耳故是有極有極是有略奇乎正乎不可勝窮故萬
病而一方一毒而萬方衆人見之謂之神智者見之謂之
道不有極則不得處方不知略則不得應變能得方之意
用之斯之謂畧極也畧也相得道生能知某之各所能而
始可與言方也然則建極如之何聚類而知意知某能如
之何在去加與多矣

